

王凯

著

弹 和 向日葵

像导弹一样冷峻而决绝 像葵花一样绚烂而忧伤

非虚构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导 弹
和
向日葵

王凯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导弹和向日葵 / 王凯著. — 北京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02-1681-1

I. ①导…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3460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

导弹和向日葵

DAODAN HE XIANGRIKUI

王 凯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51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81-1
定 价 3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第 一 章

引 子

1

时光之炉

3

第 二 章

乌鸦掠过发射架

73

第 三 章

空箱子

146

第 四 章

残骸

219

第 五 章

此页无正文

303

尾 声

363

引 子

“几亿年前，这是一片海。几千万年前是原始森林。到了几百万年前，它成了沙漠。你们知道一个地方为啥会变成沙漠不？”钟军把脸贴在车窗上自问自答，“因为干旱，还有风。”

“没准以前还有恐龙呢，还有始祖鸟什么的。嘎嘎叫着飞，从天上掉下一个蛋，咣，正好砸在恐龙脑袋上。”兰甘顿一顿，一口痰吐在车厢地板上，又很恶心地用鞋底蹭了蹭，“你们还别说，沙丘看着真挺美的，要是再有一队骆驼就妥了。”

“美什么啊！一泡屎到了你那儿都能又软又糯入口即化。”胡天垮坐着，两条腿一直伸到了对面白雪歌的座位底下，“真是一泡屎。每个沙丘都像一泡屎。”

“还行吧，起码草长得比我想象中多。”我笑起来，一个长着黄绿色骆驼刺的小沙包从车窗前掠过，“是吧白雪歌？”

“怎么了？”手托着下巴正在发呆的白雪歌像被惊动了，“你说什么？”

“我问过列车长了，只有第一次坐军列的人才喜欢靠窗坐。”车红旗铁青着脸，“我劝你们最好离窗户远点儿，不然到了基地，兜里全都是沙子！”

第一章 时光之炉

我们是多么欢欢喜喜地使自己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啊！

——《白鲸》第一章

1

你信吗？第一个看透沙漠的人居然是胡天。当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成吨的时光已如发射筒内冷弹而出的“C-300”导弹，“嘣”一声蹿上半空，腰身一扭，屁股腾起大团烈焰，转眼就没影了。

“问个问题，”很多年前，一个冬夜，电话里的胡天严肃又低沉，“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

“你问的这叫屁话。”我说。考虑到认识我之前，胡天一直以为

广西的首府是桂林，而“阿拉伯国家”就是一个名叫阿拉伯的国家，所以我又说，“这是沙漠啊，白痴。”

“你没明白我意思。我没问你这地方叫什么，我在问你沙漠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在我的印象里，胡天只有提起他爸时才会这么咬牙切齿，“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沙漠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专门把人搞成傻×的地方。你、我和所有到这儿来的人，一个个全都得变成傻×！”

胡天说这话时，距我们从军校毕业被分到这个位于沙漠深处的空军基地才没多久，连一次正儿八经的沙尘暴都还没见过。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物妄下结论，跟一个新兵端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了八发子弹就以为自己是施瓦辛格一样欠踹。我快速检索了一下曾经把胡天搞成傻×的种种因素：站军姿、背条令、整内务、刷厕所、紧急集合、野营拉练、四百米障碍、五公里越野、单板机编程、电路图绘制、轻武器射击、炊事班帮厨、单杠练习以及任何一个练习、英语四级考试以及任何一次考试。换言之，军队里任何一件微小的事物都足以使胡天陷入巨大的困境，遑论眼前这片茫然无际又不怀好意的沙漠。

“少扯上我。”想到此处我咧开了嘴，“沙漠真要能把谁搞成傻×的话，这个傻×舍你其谁呢？”

忘了胡天是否与我就此问题继续争论下去。我只记得胡天认清了沙漠的本质之后很快就消失了。一天吃过早饭，胡天找队长请假去基地政治部干部科办军官证。他说毕业几个月了连个证件都没有，军校学员证早已过期，他成了一个副连职黑户，取个包裹还得

先穿越八公里戈壁滩去团站机关开证明，否则军邮所的兵拒绝相信站在柜台外面这个晃着大脑袋的家伙果真就是他所声称的自己。如蒙队长开恩，让他跟着队里拉猪饲料的车去趟基地机关，定当感恩戴德涌泉相报。队长没好气地告诉胡天，他目前正处在见习期内，正式任职命令还没下来，干部科不可能给他办理证件。可胡天仍然强烈要求去碰碰运气，表示办不成也没关系，起码能帮着往车上装装猪饲料。队长一向把胡天视为军马群中混进来的一匹斑马，除了一身艺术的条纹之外屁用不顶；但也许是头一次见到胡天主动请求出公差，要么就是认为让这号不知天高地厚屎香屁臭的生瓜蛋子去碰碰钉子有百利而无一害，竟然破例开恩允了。

去基地机关的路上，胡天站在扔着一摞空麻袋的卡车大厢上不停地嗷嗷叫，嘴张得比蒙克《呐喊》里那个长着西葫芦脑袋的家伙还要大上一圈。冷硬的漠风大耳刮子一般把胡天的号叫扇得七零八落，据当时坐在驾驶室里的副队长和司务长回忆，胡天的叫喊声只能与一个不愿清理猪圈的大兵故意把铁锹拖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噪声同工异曲，不可与他画在政治教育笔记本上那些曼妙动人又姿态放荡的裸女相提并论。他们一致认为，胡天的叫声尽管惨人，却并非是绝望的惨叫，更近于狂喜的欢呼——一个被拉到刑场即将枪决却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的死囚顶多也就兴奋成这个德行。

到机关办公楼前还不到上午九点。等胡天笨手笨脚爬下大厢，副队长摇下车窗探出脑袋，叮嘱他不论军官证办成与否，都务必在十点半之前赶到生活服务区豆腐房门口集合出发，以便赶回连队吃午饭。副队长自感虑事周全，岂知胡天已经看穿了沙漠的底细，下

定决心要去挑战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横闯红灯高悬的三岔路口。

副队长带人一边装豆腐渣，一边算计着给胡天留下几麻袋更合适。多了吧胡天搞不定，少了吧又太便宜这小子。哪知道装完车也没见胡天的影子。副队长认为胡天是故意拖延时间逃避公差勤务，火冒三丈，骂骂咧咧又等了一个钟头，眼见下班时间到了，胡天依然没有出现。副队长按捺不住给干部科打电话，却被告知上午根本没人来办军官证。要是晚几年，副队长会掏出手机直拨胡天，问题是在1997年初的沙漠，手机这种东西听上去跟涨工资一样遥不可及。副队长先是怀疑初次来机关办事的胡天迷了路，司务长立刻否定了这种想法。基地机关所在的0号地区一共也没多大，而且只有一个比篮球场大不了太多的生活服务区，家属院随便哪个流着鼻涕的小孩都能提供精准的坐标。副队长气得猛踢麻袋也无济于事，不得不跑到机关办公大楼去打探消息。值班干部翻了翻访客登记本，上面并没有胡天的名字。副队长齙着牙回到豆腐房，发誓等胡天回来以后，非把他用豆腐渣活埋了不可。

又等了一个钟头，副队长坚持不住了。他让司务长留守，自己带着车在0号转了一大圈。他希望回来时胡天已经站在豆腐房门口俯首待罪，司务长则盼着副队长会将胡天捉拿归案。结果他们都失望了。不祥的预感笼罩着豆腐房，副队长终于意识到，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行动，而自己扮演的是个愚蠢的角色。所以在电话里向队长报告时他说，胡天很可能已经逃跑了。

“扯淡！”队长不以为然，“一个新兵跑了还说得过去，他一个新干部干啥要跑？”

“也不好这么说。我刚分来的时候也想跑来着，可惜最后没鼓起勇气。”副队长说，“这种破地方……你就从来没想过跑吗？”

队长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反复强调，别说胡天不可能逃跑，就算想跑也不可能跑得掉。没有军官证也没有军人通行证，想在由陆军老大哥把持的军用火车站无证购票，难度不亚于把假钞存进银行。试图靠两条长满黑毛的细腿徒步离开基地，那未免太不理智了。一头品性顽强身形壮硕长着四条腿三个胃外加两个驼峰的阿拉善骆驼想要穿越沙漠走到黄羊滩车站少说也得三天，而胡天两手空空甚至连个水壶都没背。基于此种分析，队长让副队长先别声张，也许再过十分钟，胡天就会连滚带爬哭着回来伏地请罪了。

胡天的队长和我犯了一个毛病。我们都低估了胡天。我认为胡天那颗画满了2B铅笔线条的冬瓜脑袋不可能迸出什么震撼人心的思想火花，队长则认定胡天缺乏逃离基地的雄心、胆识、方便面和交通工具。然而就像一滴水滴进了沙漠或是一粒沙丢进了大海，一滴水滴进了大海或是一粒沙丢进了沙漠也行，总之胡天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个泡都没冒。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胡天依然没有消息。队长彻夜未眠，在黎明的晨曦中给0号火车站验证处打电话。对方正告队长，就算一夜之间海枯石烂，没有身份证件和通行证也休想靠近军列半步，这种询问完全是对验证处全体同志的侮辱。到了中午，队长的精神支柱即将崩塌，不得不硬着头皮给团站机关上报了胡天“逾假不归”的情况。当闻讯赶来的团站保卫股股长手持改锥，准备撬开胡天宿舍内务柜上的挂锁时，队长仍无法想象，在距离最近的黄羊滩车站一

百八十公里的沙漠腹地，一个连五公里都跑不下来的新干部究竟能走到哪里去。

胡天的内务柜里乱七八糟地塞满了各季军装和酸臭的内衣裤，掏完衣物，露出一个椭圆形的铁盒。揭开盖子，里面放着一支0.5毫米的黑色碳素签字笔和一些笔芯，几根削好了的中华牌铅笔，一把功能齐全的瑞士军刀，一把塑料三角尺，一个红色的圆形印章，一盒印泥，几张胡天的一寸免冠军装照，外加几张对折的十六开白纸。翻开纸，上面是几张未完工的军人通行证。就算这样，被胡天视为次品淘汰的伪造通行证上，“兹有我部____同志携带__枪__支、子弹__发，从____出发，经____前往____，请予接洽为盼”的粗宋体字仍足以乱真。

保卫股股长朝着印章呵了口气，用力摁在一沓报纸上。报纸空白处现出的一圈红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七综合训练基地第四十二站司令部——鲜艳夺目字迹清晰，没人能说出这跟锁在团站军务股铁皮柜里那枚公章印出的字样有何区别。

“还真是个人才！”保卫股股长击节赞叹。

仿造的通行证足以证明胡天的失踪早有预谋，可光有通行证没有军官证他同样走不了。军官证有红色塑料封皮和带着水印的进口内芯纸，上面加盖基地政治部的钢印和证件专用章，这玩意儿靠铅笔是画不出来的。还是保卫股股长有主意，让队里赶紧查一下全体干部的证件都在不在。不一会儿，一个呆头呆脑的中尉技师报告说，前几天胡天毫无来由地请自己喝了一次啤酒，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军官证不见了。保卫股股长问了他的名字，再打电话给0号火

车站验证处，果然在一天前的旅客名册上找到了这个被利用了的
名字。

胡天伪造了军人通行证，又在偷来的证件上贴了自己的照片，
就这么混上军列扬长而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至于骗来的证件
换成胡天的照片后，照片右下角的钢印如何解决，无人知晓。不过
大家都相信，这对胡天来说一定不算问题。

很多年后的一个夏末，我带着两台东风卡车在巴彦苏木附近搜
索一发失控自毁的“红-12”导弹残骸时走错了路。我爬上沙山，在
望远镜里发现了一丛绿树，这才第一次前往 93 号——和基地机关
所在地 0 号一样，93 号也是个保密代号，它的正式番号是四十二站
第九光学观测队。狼狈的我们在 93 号受到热情欢迎，这我理解，
毕竟他们好久都没见过生人了。当聊到我是胡天的同学时，队长立
刻叫炊事班上酒。直到他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当年胡天就是顺
走了他的军官证，才得以逃离这片在月球上也能看到的沙漠时，我
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激动。他问我是否知道胡天的下落，我赶紧笑
笑说我怎么会知道呢，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酒足饭饱后，我爬上半球形的观测台四处张望。那时我自认对
沙漠已很熟悉，然而在那个明晃晃的中午，眼前的一切仍令我眩
晕。从观测台到微曲的地平线之间任意一个角度望去，都看不到任
何动物、植物、建筑物和自己的同类，甚至连一片云都没有。也许
正是这火星地表一般的死寂深深震撼了胡天，才使他不顾一切要从
这里逃往地球。

胡天失踪的消息我很晚才知道。那时我天天在三十九站锅炉房给轰轰作响的锅炉加煤，除了噪声之外什么也听不到。而仅仅两个月前，锅炉房这种地方对我来说还跟监狱、女澡堂、银行金库或者国际空间站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它存在，仅此而已。好比我知道自己有一个肝、两叶肺和几米肠子，但我感觉不到它们。一旦感觉到，事情就坏了。大二那年夏天，我突然感觉到了自己包皮的存在，结果就被送去451医院做了环切手术。

“你这兵器不行，还没启封就送厂大修。”护士备皮时我紧张得要命，胡天却站在床边嘿嘿笑。

“啥兵器？哪儿来的兵器？”钟军站在床的另一边问。

我可一点也笑不出来，只顾死死抓着钟军的手腕。现在不行。我没谁可抓。我手里只有一柄巨大的方头铁铲。一铲煤端起来重心立刻前移，动不动就磕在窄小的炉门上，煤撒了一地，踩上去咔咔响。上完煤，紧接着要用一根高我一头的铁钩伸进炉膛，前后推拉左右摇摆以便把炉排上的煤摊平。按班长老武的说法，煤不摊平就不能充分燃烧，热效低出渣多。老武总结了烧锅炉的种种秘诀，什么“火焰亮黄抽根烟、火焰暗红把煤添”，什么“急关门、快上煤，手脚麻利出炉灰”，还有什么“煤一厚烧不透、煤一薄火就活”。问题是作为热的良导体，那根铁钩子越来越烫，明黄色火舌舔着炉门，热浪激涌而出，一张脸烤得辣疼，感觉皮肤随时都会像锅炉房

四壁乌黑起翘的墙皮那样一片片剥落。

我算了算，要把每次新添的煤摊平起码需要五分钟，而我顶多能坚持两分钟。在脸皮即将开裂的瞬间，我会果断抽出铁钩子，“咣当”扔在地上，跑到院子里去降降温。不用担心锅炉。老武会立马顶上我的缺，快得就像被弹夹弹簧顶进枪膛的子弹。他会搞定一切，每次等我重新回到锅炉前，连地上的煤渣都已经扫得干干净净。

但凡轮我值班，老武定然跟个鬼一样站在不远处昏暗的墙角，一声不吭地盯着我。团站各连队抽来烧锅炉的一共四个人，他只盯我。其他三个小子清一色的第二年兵，他们在老武面前不敢造次。老武说什么就是什么。循环泵回水说四十度就是四十度，温度不够老武就会用鞋尖里垫着钢片的大头鞋去踢他们的屁股，差几度就踢几下。那三个小子被踢了还嘻嘻笑，仿佛那是种享受。老武肯定也很想踢我，可他当了十来年兵，不会不清楚我迷彩服上那副脏兮兮的中尉软肩章相当于丹书铁券免死金牌。当然，还有床头那本企鹅原版的《白鲸》。那是我从军校图书馆借来后唯一没还的书，封面上一个家伙站在小艇上举着标枪，周边翻滚着青色的海水。这本书就似放归草野的将军手中仅剩的一口宝刀，能不时提醒老武和那帮二年兵，我跟他们有着天壤之别。

“叶技师，上煤不是这个上法，这样炉门开的时间太长，费煤。”刚来锅炉房那两天，老武曾从我手里夺过铁铲，行云流水般唰唰送了几铲煤，然后把铁铲插在我面前的煤堆上，“你看，你应该使点巧劲！”

“我他妈最烦投机取巧，想要巧的你找别人去吧！”我一脚踩在铲柄上，挑起的煤渣纷纷落在老武身上，弄得他一张瘦脸涨得通红。我不喜欢老武这张脸。这张脸酷似一枚生着绿色铜锈的战国铲形币，两颊在突出的颧骨下拐了个直角后直达下巴，仿佛一层人皮包着的髑髅。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副模样的人，正如我从来没见过幅员如此辽阔的铁铲。不合预期的东西往往令人不快。

今天早上天不亮，营房股岳助理就开始在锅炉房破口大骂。原因是他发现院子东南角的煤堆缺了一块。那个小煤堆单独存放，煤块大小均匀乌黑发亮，比对面那座大煤堆的煤好烧多了。但老武每次开班务会时都强调，烧锅炉只能用大煤堆的煤；岳助理专门交代过，小煤堆不能动。

我问他为啥不能动，老武给不出理由，那就不能怨我。每次往锅炉房里运煤，我只去小煤堆取。手推翻斗车一次五车，离得又近又好烧。不像大煤堆，出的炉渣里尽是矸石。何况每隔一两个星期，一辆地方农用车就会突突突开进院子，跳下几个人，围着小煤堆喊里咔嚓，装满一车后突突突又开走。老武当然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来路，却连屁都不放一个。农用车每来一次，小煤堆的造型就会变一次，我一次才取五小车，岳助理不可能看出来。岳助理是个白胖子，如果扣上风纪扣，军装领子能把他活活勒死。他一进满地煤屑的锅炉房院子，就像一个馒头滚进了炊事班的大锅。我向来以为人一胖就会变蠢，这种观点确实有失偏颇。至少岳助理就很精明，今天一早就发现小煤堆有问题，并且一口咬定起码少了五吨煤。

“这是老子专门去后旗买的无烟煤，一吨一百一呢！你个驴日

的拿来给我烧锅炉？”岳助理指着老武大骂，嘴像锅炉阀门一样喷着白汽。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老武陪着笑，“有时候一忙就给忘了。”

“忘了？月月领工资你个驴日的咋没忘？我立马叫财务扣你工资，看你个驴日的还敢忘不敢！”

“不敢不敢。”老武低三下四地给岳助理发烟，却被他一把打在了地上，气呼呼地走了。

上午值班时，我又走出来抽烟。刚抽了没半根，老武也掀开门帘钻了出来。他瞟了我两眼，看来是想跟我谈谈小煤堆。他替我在岳助理那里打了掩护，我就不好意思不听他的。他要这么想可就错了。也许他自以为是个可以掌控锅炉房一切事物的班长，而在我眼里，他不过是个拿根鸡毛当令箭的家伙。我可没请他替我背黑锅。在我看来，挥起大铁铲把岳助理从馒头拍成烙饼才是正确的选择。老武要是跟我探讨小煤堆的问题，我会给他讲讲这个道理。

“听我老乡说，四二站前两天有个新分来的干部跑了，你知道这事不？”

我脑子里准备集火射击的高炮炮口正齐刷刷对着东边，老武的话头却从西边冒出来，我一时转不过弯来。

“听说跑掉的那个干部自己画了个假通行证，直接到0号买票上车走了。”见我没吱声，老武笑一下，“你们这些念过大学的还真是不一样。”

一瞬间，我想起了胡天和他画的那些裸女，以及他关于沙漠会